

# 世界文學全集

屠格涅夫：

父 與 子

屠格涅夫：

煙

屠格涅夫：

初 戀

31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# 父與子



# 世界文學全集 31

精裝 39 大冊

定價 10600 元

---

編纂者：本社編輯部  
出版者：喜美出版社  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 2114 號  
總經銷：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 
門市部：台北市萬大路 576 號  
電話：3019692 · 3038722 · 3077633  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

---

## 本書人物表

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·基爾沙諾夫 地主，退隱的文官。

帕威爾·彼得洛維奇·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哥哥，退伍軍官。

阿爾卡狄（暱稱：阿爾卡夏）·尼可拉以奇·基爾沙諾夫 尼可拉的長子，大學畢業生。

葉夫金尼（暱稱：葉紐夏，或葉尼謝席加，葉尼新加）·瓦西里以奇（或瓦西里葉夫維奇）

巴扎洛夫 阿爾卡狄的同學，醫科學生。

瓦西里（暱稱：瓦西里）·伊凡諾維奇（或伊凡尼奇）巴扎洛夫的父親，退職的軍醫。

阿里娜（暱稱：阿里霞）·伏拉西葉夫娜 巴扎洛夫的母親。

費多西亞（暱稱費尼奇加）·尼可拉葉夫娜 尼可拉的情婦，後結婚。

安娜·賽爾格葉夫娜·阿金左夫（簡稱阿金左瓦，即阿金左夫夫人） 年輕有錢的孀婦，巴

扎洛夫的朋友。

卡奇亞（即卡太林娜）·賽爾格葉夫娜 安娜的妹妹。

日郡主 安娜姊妹的姨母。

波爾非利·卜拉東尼奇 安娜的鄰居。

瑪特維·伊里奇·加利亞金 阿爾卡狄的堂舅。高級文官。

葉夫多克西亞（或阿夫多奇亞）·尼基奇西娜·庫克新（簡稱庫克新娜，即庫克新夫人）與丈夫分居的新式女人。西特尼科夫的朋友。

維克多·西特尼科夫 酒商的兒子，自稱爲巴扎洛夫的學生。

彼得 尼可拉的年輕僕人。

卜洛科非奇 尼可拉的老僕。

杜尼亞霞 費尼奇加的婢女。

米奇亞 尼可拉的次子，費尼奇加所生。

狄莫費以奇 巴扎洛夫家中老僕。

「喂，彼得，還看不見嗎？」

問話的是一位年紀滿了四十的紳士，時候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，這紳士上身穿了一件滿是塵土的上衣，下面配一條間格紋的褲子，他從S地驛站裏走出來，立在低的台階上，頭上沒有戴帽子。他是在對他的僕人講話，那是一個短胖的年青人，下頷長了些略帶白色的汗毛，一對小眼睛沒有一點光芒。

這僕人，他身上的一切——他耳朵上的那只藍寶石耳環，他的顏色不勻的擦了油的頭髮，以及他的文雅的舉止——都顯示出來他是一個屬於那新的進步的一代的人，他隨意地向着大路那邊望了望，便回答道：

「老爺，看不見，一點也看不見。」

「一點也看不見嗎？」紳士再問一句。

「老爺，看不見。」僕人又回答一次。

紳士嘆了一口氣，就在一條小凳上坐下來。

我們現在趁着紳士縮着腳坐在那裏，帶了沉思的樣子望着四周的時候，把他向諸位讀者

介紹一下。

他的姓名是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·基爾沙諾夫。他的產業就在離這個驛站有十五維爾斯特<sup>●</sup>的地方，這是一片上好的田產，有着兩百個農奴，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，——在他把地分了給農人，並且創辦了「田莊」以後——有二千結沙吉納<sup>●</sup>。他的父親，一個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戰役<sup>●</sup>的將軍，是一個粗野的人，沒有受過完備的教育，不過性情却不乖張，這是一個道地的俄國人，他一生都銷磨在軍隊裏面，起初做旅長，後來升任師長，常駐紮在外省，在那些地方，靠了他的官階，他成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。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同他的哥哥帕威爾一樣生在俄國南部（關於帕威爾，我們以後還要談起的）。十四歲以前他一直在家裏讀書，周圍盡是一些平庸的教師，不拘禮節卻又會諂諛的副官以及所有普通的官佐和參謀。他的母親是加利亞金一家的小姐，未出嫁時閨名叫雅嘉芙，可是做了將軍夫人以後便改稱為雅嘉浮克麗亞·苦慈敏尼西娜·基爾沙諾夫，她是屬於那些「官派十足的長官太太」一類的女人。她戴的是華麗的帽子，穿的是繡縲作響的綢衣，在教堂裏總是她搶先走到十字架面前；她講起話來聲音很高，而且嘮嘮叨叨講個不停，她還要她的孩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，晚上她照例給他們祝福——一言以蔽之，她是儘量地過着享樂的生活。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因為是一個將軍的兒子——雖然他並沒有絲毫勇武的表現，而且他甚至被稱為「懦夫」的資格，——便不得不學他的哥哥帕威爾的榜樣，也去報了名進軍隊服務；可是就在他得到委派的

消息的那一天，他跌壞了一隻腿，在床上躺了兩個月，好起來時他却成了一個瘸子，那一點輕微的殘疾是一輩子醫治不好的了。他的父親只得從此斷念，讓他去做文官。等他到了十八歲父親便帶他到聖彼得堡去進大學。恰好在這時候他的哥哥又在禁衛軍裏供職。父親讓這兩弟兄租了一套房間住在一處，又托了他們的一位堂舅偶爾來照管一下，那是一個現任高等文官，名叫伊里亞·加利亞金。以後父親便回到他的軍隊和他的妻子那裏去。他過了好些時候才給這兩個兒子寄一封信去，大張的灰色信紙上塗滿粗大的軍隊書記體的字跡。在信紙的最後，他用花體小心地署着自己的名字：「彼得·基爾沙諾夫，陸軍少將。」一八三五年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在大學畢了業，就在這一年基爾沙諾夫將軍因為閱兵成績不好，被削除現職，只得帶了妻子到彼得堡去居住。他正打算搬到塔夫利奇花園那邊居住，並且已經加入了英國俱樂部做會員，可是却突然中風死了。雅嘉浮克麗亞·苦慈敏尼西娜不久也跟着去世；她說過不慣首都的那種沉悶的日子；離開聯隊後的悒鬱寡歡的生活把她折磨死了。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愛上了他的房東卜列波羅文斯基（一個小官吏）的女兒，那時他的父母還活着，這件事情給他們添了不少的煩惱。那是一個美麗的、而且是一般人所謂「前進的」女子。她喜歡閱讀報紙上「科學」欄裏的那些正經文章。他等着自己的爽服一滿，便立刻和她結了婚，並且辭去他父親生前給他謀得的文官職務，同他的妻子馬霞安享家庭幸福，起初他們住在農林院附近的一所別墅裏，後來搬進城裏一層精緻的小樓房，那屋子有着一道潔淨的樓梯和一



個通風的客廳，最後他們又搬到鄉下去，就在那裏住定了下來，不久生了一個兒子，阿爾卡狄。這對年青的夫婦過得非常快樂，非常平靜；他們很少有過一刻的分離：他們在一塊兒讀書，四隻手同時彈鋼琴，同聲唱一首歌。她又種花養雞；他有時也出去打獵，和管理田產上的事務。在這中間阿爾卡狄在快樂平靜的環境中，漸漸地長大起來了。十年的光陰像夢一般地過去。一八四七年基爾沙諾夫的妻子病逝。他差一點兒受不起這個打擊；不到幾個星期他的頭髮就變成灰白了；他正要動身到外國去旅行，希望藉此滅除他的悲痛……可是一八四八年就接着來了<sup>(四)</sup>。他只得回到鄉下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他什麼事都不做，過着一種疏懶的生活，然後對改良他的田地的事情感到了興趣，他便動手做起來。在一八五五年他把兒子送進大學；他同他兒子一起在彼得堡過了三個冬天，他很少出門到什麼地方，只是竭力和阿爾卡狄的一班年青朋友熟識。到第四年的冬天他有事情不能夠去彼得堡，因此我們在一八五九年五月，看見他在這裏等候他的兒子像他自己從前那樣地畢業回來，——他頭髮完全灰白，身子仍然肥壯，不過肩背顯得微駝罷了。

那僕人由於禮節的關係，也許還是因為他不願意老站在主人的眼前，便退到大門邊，點燃煙斗抽起來。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埋下頭，望着那破舊的台階；一隻帶斑點的肥鷄安靜地邁着黃色的肥腿一步一步地向他走來；一隻骯髒的貓羞怯地蜷伏在欄杆上面，對他做出一種不高興的神氣。太陽十分炎熱，從驛站的陰暗的過道中送出一股熱熱的裸麥麵包的味道。尼

可拉·彼得洛維奇落進沉思裏面了。「我的兒子，……大學畢業生……阿爾卡夏⑤……」這些字眼翻來覆去地在他的頭腦中打轉；他竭力要去想別的事情，可是這類思想又回轉來了。他想起了亡故的妻子……他悲戚地喃喃說：「要是她活到現在就好了。」一隻肥肥的深藍色的鴿子飛到路中來，牠急急地走到井邊一個泥水壑前去飲水。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剛在望牠，可是他的耳邊已經響起了由遠處駛近的車輪聲。

「老爺，好像是他們來了，」僕人突然在門口出現，這樣稟報道。

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跳起來，注意地去看大路。一輛三匹馬拉的車子在前面出現了；他還看見車子裏面一頂大學生制帽的藍帶子，一個熟習的親愛的臉龐的輪廓。

「阿爾卡夏！阿爾卡夏！」基爾沙諾夫一面叫着，一面揮動兩手跑着迎上去……不到一會兒功夫，他的嘴唇便貼在一個年青大學畢業生的無鬚的、滿帶塵土的、太陽晒黑了的臉頰上面了。

① 一維爾斯特等於〇·六六二九英里。

② 一「結沙吉納」約等於二·五英畝。

③ 即拿破崙攻入莫斯科的戰爭。

④ 一八四八年可以說是歐洲的革命，大部分國家被捲在革命的波濤中。

● 阿爾卡夏是「阿爾卡狄」之暱稱。

「爸爸，讓我先拍一下身子吧，」阿爾卡狄說，由於旅途的辛勞，他的聲音略有一點發啞，不過這還是孩子的聲音，而且像鈴子那樣的清朗，他高高興興地回抱他的父親：「我把你一身也染上塵土了。」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」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慈愛地微笑道。他伸手在他兒子的衣領上拍了兩下，也把自己外衣拍了兩拍。「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，讓我好好地看你一下，」他說着，便往後退了幾步，可是他立刻又急急地向着驛站的院子走去，口裏嚷着：「這邊，這邊：馬上給我們套馬。」

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似乎比他的兒子還更興奮；他似乎有一點兒慌張，有一點兒膽怯。阿爾卡狄止住他。

「爸爸，」他說，「讓我介紹我的好朋友巴扎洛夫給你，我在信裏常常提起他的，他真好，居然肯到我們家裏來作客。」

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很快地走回來，走到一個剛從四輪裏下來的，穿着長長的寬大的粗衣服的高個子面前，那個人過了一刻才把手伸給他，可是他仍舊緊緊地捏住那個人的沒有戴

手套的紅色的手。

「您這次光臨，我十分高興，而且非常感激，」他開始說，「……請教您的大名和您的父名。」

「葉夫金尼·瓦西里耶夫，」巴扎洛夫嫵媚地可是聲音宏亮地答道；同時他翻下衣領，讓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看見他的整個面孔。這是一張瘦長臉，寬廣的前額，朝下尖的鼻子，大而帶綠色的眼睛，紅黃色的下垂的鬚鬚；一個安靜的微笑使他的臉龐顯得有了光彩，而且顯出他的自信力和聰明來。

「親愛的葉夫金尼·瓦西里以奇，我希望您在我們這兒不至於感到沉悶無聊，」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繼續說。

巴扎洛夫的薄薄的嘴唇微微一動，不過他並沒有回答，只是把帽子揭下就是了。他的濃密的長髮掩藏不住他頭上隆起的頭角。

「那麼，阿爾卡狄，」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掉轉身來對他的兒子說，「要不要現在就套車，還是你高興休息一會兒？」

「爸爸，我們還是回家休息吧。叫他們就套上馬。」

「馬上就走，馬上，」他的父親同意道，「喂，彼得，聽見沒有？趕快去套馬，好孩子；快點。」

彼得是一個受過新式訓練的僕人，他並不去吻小主人的手，只是遠遠地對他鞠一個躬，便跑出大門不見了。

「我是坐雙輪車來的，不過我另外還給你預備了三匹馬，」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嘮叨地說，阿爾卡狄剛向那個管理驛站的女人要了一鐵杓子的水來，正拿到嘴邊喝着，巴扎洛夫點燃煙斗，向着那個正在卸馬的車夫走去：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接着往下說：「我的車裏只有兩個座位，我不知道你那朋友怎樣……」

「他會坐那輛四輪車的，」阿爾卡狄低聲打岔道：「請你不要和他講禮節，他是個了不起的人，非常樸實——你以後會明白的」

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的馬夫把馬牽了出來。

「喂，快點，大鬍子！」巴扎洛夫對車夫說。

「米吐哈，聽見沒有？」另一個車夫插嘴道，他正站在旁邊，兩手插在他的羊皮衣服後面開的口袋裏，「這位老爺怎樣叫你，你真是個大鬍子。」

米吐哈不答話，只是把他的帽子輕輕往上一推，然後從那匹流汗的轅馬●身上卸下韁繩來。

「快點，快點，夥計們，來幫個忙，一會兒大家都有酒喝！」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嚷道

不到一會兒功夫馬都套好了；父親同兒子坐在雙輪車裏，彼得爬上了車沿；巴扎洛夫跳進了四輪車，把頭放在皮墊子上，於是兩部車子便轆轤地開走了。

- 葉夫金尼是名字，瓦里西耶夫或是瓦西里以奇是父名，意思是「瓦西里的兒子」，把名字和父名連在一起叫，算是一種客氣的稱呼。
- 駕在車轅中間的馬。

「你畢竟在大學畢業，又回到家裏來了，」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說，他時而拍拍阿爾卡狄的肩頭，時而拍拍他的膝，又說一句：「畢竟回來了。」

「伯父身體怎樣？還好麼？」阿爾卡狄問道，雖然他心裏充滿了真摯的，而且帶點孩子氣的喜悅，他却又願意在這時竭力不談感情的話，只說一些普通的家常話。

「很好。他原本要跟我來接你的，可是因爲別的事情他又不來了。」

「你等了我多久？」阿爾卡狄問道。

「哦，差不多五個鐘頭。」

「我的好爸爸，」阿爾卡狄轉過身去，在他父親的臉頰上接了一個很響的吻，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輕輕地笑出聲來。

「我給你買了一匹很好的馬，」他說，「你等着看吧。你的屋子也重新糊過了。」

「巴扎洛夫有一間屋子嗎？」

「我們也給他預備一間就是了。」

「爸爸，請你好好地接待他。我說不出來我多麼看重他的友誼呢。」



「你是近來纔同他熟識的吧？」

「是，最近纔熟識的。」

「啊，難怪我去年冬天沒有見到他。他是研究什麼的？」

「他的主要科目是自然科學。不過他什麼都知道。明天他還要去考醫生。」

「呵！他還是醫科的，」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說，他靜了一會。過後他又伸手指着前面問道：「彼得，那些趕車的是我們的農人嗎？」

彼得朝着他的主人所指的方向望去。幾輛大車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急急地走過，拉車的馬都沒有加上馬勒。每輛車上有一兩個把羊皮衣服敞開的農人。

「老爺，是的，」彼得答道。

「他們往哪兒去，——進城去嗎？」

「我想大概是進城去。」他輕蔑地再加一句：「到酒館去，」同時他微微轉一下頭向着車夫，好像要求那車夫讚許似的。可是車夫連筋肉都沒有動一動；那是一個舊式的人，自然不贊成年青一代人的新見解。

「今年農人給我找了不少的麻煩，」尼可拉·彼得洛維奇接着對他的兒子說。「他們不肯繳租。我還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可是你還滿意那些僱來的長工吧？」